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與討論

本研究一開始主要針對整個賽夏族的社會文化進行全面性的概述，再將範圍逐漸縮小在氏族的層次，從氏族組織在整個賽夏族社會中存在的必要性來瞭解族群認同的深層結構，是選擇特定氏族為討論對象的重要因素。接著本研究就針對賽夏族 tanohila:氏族的認同情形，進行社會文化與心理歷程兩面向的分析，方法上側重於對受試者的深度訪談以及問卷調查。其中以非結構式的深度訪談方式，是要瞭解社會文化對於認同的影響，包括通婚、社會化歷程、母語能力以及祖靈祭與祭祖，是否為影響族群認同的因素，通婚與社會化的歷程的確會影響個人的認同，但是母語能力的強弱並不是改變對賽夏族的認同的主要因素。

另外則以結構式五點量表，探討認同的心理歷程，發現認同不能單從其中一個語言或非語言的行為，或是外顯行為來判定一個人的認同。族群接觸的密切程度與族群認同的強度是息息相關的，尤其是對在台灣原住民中佔有特殊地位的賽夏族來說，更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其族群獨特性乃從與其他族群的連結形成的。可是對於接觸後的外來文化，tanohila:氏族並沒有毫無條件的全盤接受，反而會因應傳統的基本精神和內涵適度的採借，再內化到自己的內心，直至目前為止，對賽夏族仍有一定程度的認知。

從本論文研究對象 tanohila:氏族所呈現的研究結果，我們有以下的發現：

- 1、tanohila:氏族在部落中幾乎都住在蓬萊村，為鄰近最多客家人混居的區域，但也沒有所有氏族的人住在同一個聚落；遷往新住地之後接觸到的幾乎都是漢人，不像其他原住民會在新住地形成另一小型的聚落，反而呈現散居的狀況，與他族人有極度頻繁的交際與互動。整個日阿拐的家族與其他族人比起來的確是相當特殊的案例，不過從社會文化的面向來看族群認同，事實上與漢人幾乎沒有辦法區分，也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沒有很獨特的地方可以搜尋到賽夏族的特徵，包括通婚、社會化歷程、語言能力以及宗教信仰，

這些原可以用來區辨的指標已經日漸模糊，甚至比漢人還要漢人者日眾，這些正是過去研究者用來指稱賽夏族文化日漸式微而難以為一族群的因素。事實上相對於客家的弱勢，在本研究中似乎也找不到被「同化」的跡象，若強要說「同化」，在這裡僅能從語言上得到充分證明，除此之外，在其他的面向，似乎也沒有得到客家的真傳，因此不能為「同化」提供更有力的佐證。

2、tanohila:氏族處於雙重或多重文化的認同中，並不會對自身的文化感到質疑，無論是否具有血緣的因素，大部分都覺得「一日為賽夏族，終身為賽夏族人」，也許在早期會否定自己、否定賽夏族，羞於承認自己、不肯承認自己的身分，會透過各種管道放棄原住民的身分註記，只為了脫離賽夏族，然而當社會大眾給予的壓力鬆綁，大都不再對歧視與偏見具有強烈的恐懼之後，尤其愈晚近，對於自己與生俱來的賽夏族身分，不但欣然接受，甚至感到驕傲。那麼究竟他們是如何面對在文化接觸頻繁的衝擊，並擁有良好的調適呢？一般都市原住民心理上的矛盾與徬徨，甚至族群認同上的危機又是如何削減？tanohila:氏族成功的調適歷程也許可以作為所有原住民的參考。我們可以發現 tanohila:氏族人的教育程度與生活水平普遍不差，在部落中的也絕少窮困潦倒，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個人的包容性，身處在異地仍能泰然自若的努力克服心理的障礙，另一方面又不減對賽夏族的認同，事實上並不容易。

3、從整體的脈絡來看一個人的族群認同，將較具客觀性。因此判定一個人的族群認同並不能因為其表現出來的單一行為就說其不認同，我們就不能認定一個人不會說母語就是不認同自己的族群。又，也許一個人在某些態度上並不認同，但在其行為表現上又不一定是負面的或是不認同的，例如也許個人覺得自己族群是落後的或是被歧視的，但在行為上卻極力為自己的族群爭辯，或投身族群運動爭取族群的自主權。由此可知，族群認同的心理歷程要遠比展現出的外顯行為對文化的傳承有更重要的影響，唯有內心達到真正的認同，才能有效建立族人的認同觀念，並延續傳統文化。

第二節 研究限制問題與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的論述與分析，在各章節都有強調過，包括樣本數、主要針對賽夏族 tanohila:氏族這個特殊案例為對象，傾向細緻與深入的分析，因而未能作廣泛且較全面性的討論，也不能將個案推論到其他的案例上，但從另一方面來看，卻可供相關議題在研究面向有更多的思考空間。茲簡單列述一些可行的後續研究建議以供參考。

1、在同一個大社會環境下不同族群間，具有不同的社經地位、職業選擇、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異，不同族群間的差異程度跟狀態，由於地域、對象的不同，對於族群接觸後所形成的族群認同歷程可能有不同的影響，同時檢視認知、態度與行為將有助更深入細緻瞭解個人的認同意識。

2、簡單的量化研究，其實可以補質化研究的不足，不過須注意樣本數大小所具有的代表性。在樣本的選擇上，由於時間與能力有限，所以僅就 tanohila:氏族為對象，如果還有餘力可選擇不同特質的受試，擴大樣本以作比較分析，也許可以篩檢出更有影響力的認同變異因素。不過多數的調查為求具有代表性，通常都會採用隨機抽樣的方式，不過因為本研究之研究母群本來就不大，扣掉沒有答題能力的大約是 60 人左右，難免令人質疑，但本研究將這樣的樣本群體視為是單一個案分析，所以不作推論，故沒有代表性的問題。另外有時候隱藏在問卷題目背後的不設防，是獲得內心真正欲意的方式，客觀與主觀本來就很難衡量，田野工作也許能從族人主觀的觀點探索賽夏族的認同意識，那麼客觀何在？透過適當的問卷設計，可相互檢視，並得到不同的觀點。當然在本研究所設計問卷，仍有一些面向沒有探討，建議未來可用一些圖像進行開放式問題，增加族群意象的資料，以深度瞭解個人對族群的區辨度。

3、賽夏族的社會組織運作主要透過「氏族」來維持，大體來說不同氏族因為歲時祭儀凝聚在一起，因為各有不同的工作執掌分配而區分開來。有研究者提出賽夏族二年一次的 pasta'ai 祭典是目前延續文化傳統、維繫族人凝聚力最重要的環節，同時也是賽夏族人對外最重要的象徵，在本文中對於 pasta'ai 祭典與族群認同的關係並沒有多做論述，主要是相較於其他氏族之

下，例如對 tanohila:氏族的人來說，意義一定遠不及 titiyon 氏族來得大，titiyon 氏族在 pastai'ai 祭典向來是擔任主祭的位置，擁有的非常崇高的社會地位，而 tanohila:氏族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在祭典的第一天向東方射箭，象徵邀請 ta'ai 參與祭典，各有各的地位卻為氏族帶來不同的象徵性意義。再舉潘姓氏族為主祭的祈天祭，想當然潘家對於祈天祭就擁有比較特殊的意義；相對於日阿拐的「南庄事件」，趙家因為趙明政的「北埔事件」，在賽夏族史上也有評價不一的地位。提出此一問題的原因在於提供未來在研究族群認同的議題時，當大家一窩蜂將焦點放在那些表現突出的氏族之於，對於那些默默存在的氏族也應該要更家留意，除了具代表性的歲時祭儀與歷史事件外，對於微小的細節也應更加注意，這也就是本研究選擇 tanohila:單一樣本為分析對象的原因之一。

4、血緣與宗教也是本研究未詳加處理的影響機制，主要是因為 tanohila:氏族在親屬的認定並不能單單從血統是否純正來看，由於從第二代開始五房均是收養，在血統上已經是混血的開始，因此曾血緣來判定認同，並不是適當的面向；另外 tanohila:氏族成員沒有特定的宗教信仰，就連佛教或道教都用拿香拜拜的輕描淡寫，當然並沒有為其生活帶來困擾。不過，不能否認或排除這兩種因素影響認同的變遷的重要性，可提供給不同社會體系的其他原住民或漢人來討論。